



人大主任



周碧华 ●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人民出版社
JIANGSU RENMIN CHUBANSHE



人大主任

周碧华 ●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ARTS AND LITERATURE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权力:人大主任 / 周碧华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9. 9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412 - 9

I. 权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3122 号

书 名 权力:人大主任
作 者 周碧华
责任编辑 闻 艺
责任校对 二 木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00 × 1020 毫米 1/16
印 张 14
字 数 230 千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,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412 - 9
定 价 28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CONTENTS

第一章 规则 1

这个大院里,不知换了多少届人物了,有的升,有的倒,他父亲总结出一条,当官虽然风光,但有危险,只有吃技术饭才长久。你上班后,第一,要认真真开车,开稳车;第二,不该你说的你千万别说;第三,对这院子里的任何人,哪怕是门卫,你都要十分热情,要知道,院子里的蚂蚁都比院外的大!

第二章 初夜 16

企业家常委王平在省城一家宾馆出了 5000 元买少女的初夜,不料被一家小报的记者抖出,舆论哗然。省委书记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南陵干部队伍建设有问题。其他市州的头头儿一齐把目光投向他的时候,有人开玩笑说,一个人大兼职常委都能买初夜,市委书记恐怕是免费哩。

第三章 压惊 26

廖秋声边开车,边拨通了城管局长的电话,“喂,吴局长吗,我是人大的小廖哩,今天发生了件不太愉快的事,你们的两个城管队员打了一个书法家,这个书法家是刘主任的老师。晚上为书法家压惊是吗?好,我做他的工作,再见。”然后扭头对老木说:“怎么样,城管局长设晚宴为你压惊,够意思了吧。”

第四章 先锋 34

市人大的干部们有些纳闷了，刘主任到任后不是像历届的主任一样，先到各企业考察一番，而是要文教卫委召开一次文艺届代表座谈会，听取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。

这时，南陵市还没有正式提出建设文化名城的口号，一年后提出时，廖秋声硬是对刘国才佩服得五体投地！

第五章 人大 43

人大主任刘国才说，我们需要改变一下观念，不要认为人大也只是摆设，而是靠干几件有影响力的事来显示人大的力量，当然，我们不能让市委市政府难堪。

比如市里的好多重大工程，我不说大家也清楚，凡重大决策的背后肯定有文章，人大不当这个恶人，但人大可以向市委常委发个社情民意的通报，这样给别人的印象是人大非常重视民众呼声。

第六章 茶道 53

俗人喝茶，只为解渴，高人品茗，都是文化。中国的名茶如西湖龙井、黄山毛尖等，最初都是种在寺院旁的，可能就吸纳了宗教的气息，古人饮茶就称能进入禅境。最好的茶是清明前后的，由处女采自山野中，处女将那茶叶藏于双乳间，走在归途中香汗淋漓，那茶也就被其体温烘干了，泡出来的茶味道奇美。

第七章 关系 63

南陵在北京设有办事处，办事处的任务就是疏通各种关系，而南陵市

驻北京办事处主要依赖于一个南陵籍红歌星。刘国才主管城建工作时,王平能拿到绿岛的开发权,刘国才就曾受命要王平在绿岛选一套 240 平方的房子送给那位歌星。王平喜出望外,将绿岛小区的形象宣传词定为:xx与我们是邻居。

第八章 商机 71

木老师,你的办公室不是正对着市政府大门吗? 那里有商机。

每年春节来临前,总有一些弱势群体在市政府门口静坐,如果把那块静坐的地方摆上花,既可以营造春节喜庆气氛,又让他们没有了静坐的地方,只有坐到大街上去了,而防暴警察就可以以阻塞交通为由强制他们离开。你快拿个方案。

第九章 名城 80

刘国才把这次五届四次会议主要精神做了布署。在人大常委会上,他提出“文化兴市”,有位副主任提醒他,每年的人大工作报告提的都是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哩。刘国才一笑:“既然每年都提,就说明不需要重提了,市场经济时代不抓经济抓什么,每年老调重弹有何意义? 人大工作要有所为,我们就要提出‘文化兴市’,把文化作为生产力来抓。”

第十章 作家 88

文化是个大文化概念,不仅仅是一本书,也不仅仅是一幅画,像我们这座城市就是个文化载体,什么街道栽什么树,铺什么人行道砖,都是有讲究的,我这里只是提供个思路。发展大文化,一是要出观念,二是要有人。刚才那位作家说到培养人才的事,我很赞成。我最近听说,有个女作家才气很足,却在一家按摩院里当按摩女,这就是南陵文化的幸不幸嘛……

第十一章 老三 98

现在没背景谁同你做生意，那些泡泡公司没背景都要瞎吹背后有谁，你呀，只晓得蒙我。你的背景是老三。

市委书记是老大，老二是市长，人大主任实际上是老三嘛。

第十二章 暴富 107

这天，木总躺在沙发上，正幻想着这项工程完成后，他就真的彻底翻身了。按照工程预算，总造价约 2056 万元，谢工说，可净赚 536 万元，向路灯管理处缴纳 100 万元，还有 400 来万元。天啦，那是一个他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数字！

第十三章 木偶 117

原先穷困潦倒的书法家，现在成了木总。木总每天到施工现场转一转，承包每一段的包头小心翼翼地陪着他，其实他也指不出什么问题，总是对身边的谢工发问：“谢工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原来当老板这么容易！木总私下里对廖秋声说。廖秋声“哼”了一下：“你认为真的容易么？大多数人做生意还是辛苦的。你这个公司实际的老板是人大主任，你只是站在前台的木偶，再由大大小小的包头去具体实施。”

第十四章 权力 131

验收时，木总假装拨通了刘国才的电话：“刘主任，新改造的路灯工程完工了，什么时候请您和市领导视察呀？什么？您刚才已经看了效果了？是南陵又一道风景线？谢谢，我们会更加努力的。”

木总的声音很大,质检科的人当然听到了,他们东望望,西望望,拍拍灯杆,然后两人交头接耳了一番,就对木总说:“行了!”

第十五章 机遇 141

刘国才赶紧从书架上取下《xx文选》,真丢人呀,一个堂堂的市领导竟被一个按摩女问住了,刘国才好不懊丧地翻到了那一页,只见第二行赫然写着:抓住机遇,趁势而上!

第十六章 政治 152

市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提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方案,是上亿的工程,你能拿 20%的业务也是两千万,园林工程利润一般在 40%至 50%之间,至少也可赚 800 万元。

这叫政治经济学,政治决定经济嘛,经济离不开政治嘛。你快点做好这方面准备,市里一定方案,你就可以赢得主动权。

第十七章 拍卖 164

南陵市首届艺术品拍卖会在最后阶段起了高潮,拍卖会散时,熙熙攘攘的与会者均在津津乐道地议论这个话题。只有金槌拍卖公司的经理摇摇头:“这世界真是莫名其妙了,带来的名家作品最高价只拍出了 5000 元,南陵市一个人大主任的单幅作品竟拍出了万元!”

第十八章 圈套 174

3 天后,南陵市已到处传开了,市文化局局长乱搞两性关系已在停职反省。刘国才第一时间得到这个信息,立即想到了木老师。原来,木总在小晴的房

间里安上了微型探头,那晚,局长在小晴的床上酒醒后,和小晴的床上戏一个细节不漏地被摄了下来,木总就将录相带复制一盘后,寄给了市纪委。

第十九章 官道 186

廖秋声对父亲谈起执政的感受:“我发现了天大的秘密,当官真容易,发言材料有人写,你只照着念就是;车有人开,你只用屁股坐就行,比当司机还容易,当官真的没什么了不起。”

廖父就告诫儿子:“我廖家祖祖辈辈出了你这么个‘七品’,你要珍惜。要说当官难也难,易也易,我在政府机关扫地几十年,发现他们当官就如赌博,是有手气和运气的,你手气来了,就好好露两手,你运气来了,就紧紧抓住。”

第二十章 官财 203

官的赚钱真容易,以这本书为例,名义是文化建设项目,市财政拿钱,书出来后却由刘主席自己卖,每本标价可达300元,印1万册,南陵所辖10个县每县只需购买10000册,他就可以净赚300万元,真是无本生意哩,既赚名又赚利,关键是到目前为止,纪委和反贪局想都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上来!

第一章

规则

这个大院里，不知换了多少届人物了，有的升，有的倒，他父亲总结出一条，当官虽然风光，但有危险，只有吃技术饭才长久。你上班后，第一，要认认真真开车，开稳车；第二，不该你说的你千万别说；第三，对这院子里的任何人，哪怕是门卫，你都要十分热情，要知道，院子里的蚂蚁都比院外的大！

若干年后，刘国才终于明白，滑腻，冷，那蛇和女人的皮肤竟如此相同！站在窗前，他禁不住抱紧了胳膊。

窗外是夕阳照射下的现代化城市，54岁的他已经谢顶，他用双手将稀疏的头发向后捋的时候，突然想起环卫女工打扫街道上落叶的情景。

现在的刘国才已是市人大主任，刚刚就任10天，从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提拔到这个位置，算是市主要领导之一了。然而，刘国才依然感觉到了这两个位置的微妙区别。虽是权力机关，但他明白，自己的仕途将在这里画上句号。

于是，他听到了一种声音，是寂寞的声音，寂寞还有声响么？

办公室里只有那架大挂钟发出的“嘀哒”声，这声音更让刘国才主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清静，这清静让他有些局促不安。站在窗前，望着自己主管城建工作大变样的城市，得意之后，却又有些惆怅。他知道，他从一个乡下伢子奋斗到正厅级，车到码头船到岸了。“国才国才，国之奇才也”，15岁时，村里算命的瞎子曾这样说过。仕途有仕途的游戏规则，还能奇到哪儿去呢？

刘国才眺望着那些红色的、蓝色的、绿色的屋顶，夕阳给它们镀上一层柔和的色彩后，就像一幅油画了。城市的黄昏如此美丽，人呢？

“咚，咚，咚咚”，传来了一声轻，又一声轻，再连续两下稍重的敲门声。其实门是虚掩着的，站在窗前许久了的刘国才知道是谁来了，他转过身，果见生活秘书兼司机廖秋声的头从门锁上方稍高一点的地方

探进来，然后是整个身子。

“嗨，正是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出现了。”刘国才用手指点了点小廖。

“当然嘛，谁叫我是您的生活秘书呢。”小廖一脸的笑，腰朝前哈着。

刘国才朝小廖背上用力一拍：“给你说过多次，把腰挺直点，说不定哪天还要当领导的。”

“这是职业特征嘛，天天开车，人蜷曲在那么个小空间里，自然就成了这个样，再说，当领导我做梦都没想过哩，当个秘书，不是您的关照，祖坟葬在韶山都是枉然呀。怎么样，先到目萍湖边散散步吧，稍迟一点吃晚饭。”廖秋声用探询的口气说，依然哈着腰。其实，他与刘国才的身高一样，都是一米七三，他这一哈腰，刘国才与他说话时便呈居高临下之势了。

刘国才足足盯了廖秋声5秒钟，奇了，这小子怎么知道我今天不开心呢？他不得不佩服廖秋声的脑瓜子灵活，仿佛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年少时的影子，便点了点头。

小车朝城外开去。

目萍湖像女人美丽的眼，在南陵城外眨巴着。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，碧波荡漾的目萍湖就在眼前了。小车一停稳，廖秋声便迅速下车，绕过车头，伫立在刘国才那边的车门前，一手拉开车门，一手垫在车顶，等到刘国才移步车外，便捧着一只硕大的茶杯，跟在刘国才身后偏左或偏右大约一米的地方。

这是早春，还有些凉意，风从湖面爬上岸，摇动垂柳，再吹拂在刘国才的脸上，一下午的郁闷仿佛一下吹走了许多。黄昏时的雾气早早地笼罩下来，目萍湖已看不到对岸了，朦朦胧胧的。

“小廖，我们今天探讨下一些人生的话题吧。”刘国才的脸稍稍朝左后方偏了一下。

“哪敢探讨，我聆听您的教诲就是了。”廖秋声捧着茶杯，哈着腰说。

“再这样我可不高兴了，小廖，你说当官是长久的吗？”

廖秋声一下怔住了，嘴里啜嚅着没有说。



“当官不长久，你不好说是不？那我问你，世上有什么事比当官更长久呢？”

“文化，是文化吧，书上说，只有文化才是永恒的。”

“对，只有文化才是永恒的！”刘国才长吁一口气，望着暮霭下的湖面，不再说话。风将他的头发吹乱了些，廖秋声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“谭木匠”木梳递上去……

市人大主任刘国才在他气派的办公室里产生惆怅的时候，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，书法家老木正狂吐着烟圈。

这是市群艺馆的一间储藏室，八九个平方，老木参加工作以来，就一直蜷缩在这里。外人来访，只要推门，一定会倒退几步——房间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：墨汁的气味、宣纸的气味、脏衣物的气味、香烟的气味，一齐包围上来。平时也没什么人来访，老木在群艺馆办的中小學生书法培训班授课，每天几个小时，其余的时间就呆在这里研习书法了。硕大的书法桌是一块大木板搭成的，占了房间一半的空间，桌下便是他开的地铺。墙上挂满了作品，墙角、桌上堆满了书籍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印章到处都是，一只旧瓷缸里，插着一只破了皮的手机。

老木长得太丑了！从后面看，一头披肩长发配上他瘦削的身子，倒像个苗条的女人。而脸相就太不敢恭维了，额头上留有小时候跌在火塘里烧出的疤痕，两只眼睛一大一小，大的那只还是三角眼。鼻孔朝天翻着，嘴似猿人的，黑黄的牙齿露在外面……后来有人分析说，老木之所以成为书法家，就是因为长得丑，只能闭门不出埋头研习书法。

老木现在吐着烟圈，望着墙上的温碧霞，从眼睛，到嘴唇，再看胸口，他那眼光就像一只舌头，贪婪地舔着。可怜的老木！三十五六岁的人了，女人没沾过边，他只能在墙上挤一点空间贴张温碧霞，让温碧霞陪他度过一个寂寞的日子。

去年冬天，广东一位青年书法家来访，这位仁兄初次见到老木，不是谈论书法，而是对这座城市大发感慨：老木呀老木，生活在这座城市你真是幸福呀，下火车后，我见沿街一溜儿都是洗脚店、按摩

所，可以想象，这里的人很会生活，怎么样，等会请我体验下这座城市的风情，行不？

老木知道满街都是这类休闲场所，但自己从没尝试过，客人提出了要求，他只好答应。吃饭时，客人只点了几个小菜，老木顾面子，要再点一两个上档次的，客人拦住了，说：吃得简单点，玩得复杂点。老木不明白，客人怪笑着说，吃要简单，你看那些当官的，吃得太好了反而对身体不利，我们省下钱，等会用来快乐不是很好吗？

老木终于听明白了。

他们草草地吃了饭，进了一家叫“满堂香”的按摩店，刚才沿街选择，两人几乎同时选择了这家，原来，那店名的书法颇见功力。一脸脂粉的老板娘早笑嘻嘻迎上来，递上槟榔，问：两位老板是按摩还是洗澡？

“还有洗澡？”老木叫了起来，老板娘对他露出了古怪的笑容。

“舟车劳顿，我就洗澡吧。”客人兀自就往里间走去了。

“我就……就按摩吧。”老木说。他本不想做，节约点钱，但又怕朋友小瞧他。

“老板稍等，小姐都在做事忙不过来。”老板娘递上一杯纯净水，为他点上烟。

老木自知貌丑，坐在大厅里很不自在，便端上茶往楼上巡视。只见深深的走廊两侧，排列着40来间按摩房，偶尔从里面传出女孩的撒娇声：好坏哟……大哥，你弄疼了我……

老木就觉得在窥探别人的隐私，正欲往大厅走去，老板娘上来了：“老板，让你久等了，为了补偿，特安排这里最漂亮的098号为你服务。”

老木的眼睛早就直了，老板娘身边正站着一个20来岁的女孩，袅袅婷婷，笑盈盈地望着他。

那女孩很优雅地做出手势，头一偏：请。老木就木木地跟着她走进了包房。



进得包房，老木直挺挺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。包房里是柔和的灯光，放着软绵绵的音乐，老木感到这氛围就让人想入非非的。小姐开始动作了，先是捉住他的双脚摇了几下，接着就从小腿滑向了大腿，老木的心快要跳出来了。小姐用两只大拇指按住老木的大腿根，又来回摩挲，老木的玩意儿很不听话地站了起来，当小姐的手指慢慢逼近那里时，老木突然按捺不住了，来自身体内部的液体激情喷射，老木赶紧翻身趴下，心里直骂自己真不争气。小姐问怎么了，老木摆了摆手：“我不习惯，去倒杯茶来吧。”幸亏是冬天，衣服穿得厚，老木坐起检查自己的裤子，没有透出湿，就放心了。

小姐端来茶，诡谲地说：“你这人很正常。”老木问小姐怎么这样说。

小姐回答：“你有生理反应很正常，你不对我动手动脚也很正常，看得出，你不是一般的男人，是从事艺术的吧？”小姐这么一说，老木就感觉遇到了知音，于是闲聊起来。

原来这女孩叫黄鹂，为了供哥哥上大学，初中毕业就辍学了，读书时还是班长哩。“我爱好写作，你能不能帮我看看习作？”黄鹂突然说道。

老木虽不懂写文章，为了多些共同语言，也只好答应。

黄鹂拿来的文章让老木睁大了眼睛重新审视眼前这个按摩女，文章的题目是《当我们爱着时》，黄鹂写道：

“大地因为雨露与阳光的爱，才显出勃勃生机；季节因为花与叶的爱，才显出绚烂色彩；世界因人与人之间的爱，才充满生动的内容。

爱如旗帜飘满天空，如流水遍野浪漫，我们默默地爱着别人也被别人默默地爱着。

“我是怎样地爱你，诉不尽万语千言，我爱你是那样高深和广远……当我们感受爱时，它是一张纷乱错杂的网；当我们决定爱时，它是一支带血的响箭；当我们沉醉于爱时，它是一枚温馨的太阳……

老实说，老木写不出这么美的文章，老木除了连声叫好外，说不出

任何评语，他不禁感叹唏嘘，天底下该有多少生活在底层的聪慧女子被埋没了哟！临分手时，老木记下了黄鹂的手机号码。

这以后，老木魂不守舍地老往“满堂香”跑，每次去，总要黄鹂亲自按摩，哪怕等上一两个小时。有一天，老木壮着胆子问：“黄鹂，我能握一下你的手吗？”他本想说“摸”，话出口时又换成了“握”。老木本以为黄鹂会拒绝，没想到，黄鹂马上把手伸了过来，老木就握住了黄鹂那蛋清一般滑腻的手。但老木又像被火烫了似的松开了，他想，要是黄鹂拒绝，这双手该是多么地珍贵呀，而黄鹂不假思索地伸出来，说明不知多少男人摸过这双手，这双手也就像器物一样，而不是一双玉手了。

老木每天都给黄鹂打电话，想约她出来吃吃夜宵什么的，而黄鹂总是说自己太忙脱不开身。老木只好隔三岔五地去按摩，而那点可怜的工资，老木还想攒起来买房子哩。每次按摩过后付账时，老都木心疼不已。老木只好深夜里跑到“满堂香”门前，躲在树影下看下班的黄鹂到夜食摊上买东西吃。可怜的老木站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，每当看到黄鹂后，他都感到一种莫大的满足。老木发现自己爱上黄鹂了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事情没有任何进展，老木气得关了手机。“哼，一个书法家还不如一个按摩女！”老木望着墙上的温碧霞愤愤不平地诉说。这天，他还是忍不住打开了两天的手机，听听黄鹂的声音也行呵！没想到刚开机，一个电话打进来了。

刘国才在目萍湖边的感叹在廖秋声心中泛起了涟漪，他知道，刘国才虽然升了正厅，但基本上可以定型为在人大退休了，升为市人大常委会的风声刚刚传出，宴请他的人不断，着实热闹了好些天。到人大正式就任后，刘国才的宴请就明显减少了，这种落差，廖秋声当然能感受得到。那天很晚了，刘国才提议就在“农家山庄”吃点农家菜，两人小酌了一番，廖秋声边喝边说些新搜集到的黄色段子。从来没有这么清静地吃过一顿饭，刘国才倒是觉得这顿饭吃得很轻松。

“小廖呀，以后我们要常来农家山庄吃饭，这真是另一种味道。”刘国才上车前打着饱嗝说。



“那是那是，农家菜绿色食品嘛，平时吃的那些容易患高血脂、高血压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哩。”廖秋声护着车门，连声附和。

送走刘国才，廖秋声把车开到了父母家，每当心中有什么结解不开时，他就要去听听老父的意见，在他心中，老父是个平民哲学家。

廖秋声的父亲廖佑德只读过3个月的书，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，他就没有离开过行署而今的市政府大院。每天清晨，大院里响起“唰唰”的扫地声，廖佑德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，先从哪里扫起，再到哪里收尾，从来没有乱过顺序。专员或是市长们住的那栋楼，按理只需他扫到楼下就行，但廖佑德硬是几十年如一日，在他们没起床之前，就把家家的门口扫得干干净净。

廖佑德退休时，小儿子廖秋声顶班进了市政府，成了车队一名司机。正式上班那天，廖佑德把儿子叫到面前，很庄严地对儿子进行岗前培训：

“秋声啦，全市有多少会开车的，但又有多少人能到市政府开车呢？你的今天，是老子千万次地扫呀扫，扫出来的！这个大院里，不知换了多少届人物了，有的哭，有的笑，有的升，有的倒，为父的总结出一条，当官虽然风光，但有危险，只有吃技术饭才长久，别看我扫地，也算一门实实在在的工作。所以你上班后，第一，要认认真真开车，开稳车；第二，不该你说的你千万别说；第三，对这院子里的任何人，哪怕是门卫，你都要十分热情，要知道，院子里的蚂蚁都比院外的大！”

廖秋声很虔诚地聆听着老父的教诲，父亲虽然读书不多，但经历过一些事后，秋声对他充满了崇敬。

小时候，秋声一家住在车库改装的房子里，有天，他气呼呼地问父亲：“我们家为什么不能住单元楼？”廖佑德正满头大汗地扫院子，那姿势在人们看来好有韵律感，实在是一种美，起初别人夸他的时候，他还觉得是挖苦，后来反复看了八个样板戏后，就觉得自己的扫地动作与演员的动作一样，也是有套路的。他正陶醉在套路中时，儿子这么一问，打乱了他的节奏，他停下来小声告诉儿子：“单元楼是当官的住